

六十年的 变迁

李六如 著

〔第一部〕

朝内166人文学库 ·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六十年的 变迁

「第一部」

李六如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十年的变迁:全2册/李六如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朝内166人文文库.中国当代长篇小说)

ISBN 978-7-02-010076-7

I. ①六…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6305号

责任编辑 王永洪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600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24.375 插页6

印 数 1—5000

版 次 1957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076-7

定 价 48.00元(全两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以“文库”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规模最大、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沉淀下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出版我们自己的“文库”不仅生逢其时,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

有必要对“朝内 166 人文文库”这样的命名予以简要说明:“朝内 166”是我们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位大师,沁透着一股股书香,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地标;“人文文库”似已毋须赘言;而随后还将对文库该辑所集纳之图书某一门类予以描述,我们的描述将是客观的、平实的,诸如“经典”、“大全”、“宝典”一类的炫丽均不是我们的选择。

“文库”将分门别类推出,版本精良、品质上乘是我们的追求,至于门类的划分则未必拘于一格,装帧也不强求一致。总之,我们将通过几年的努力,为广大读者奉上一套精心编就的、开放的文库。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二年五月

目 录

第一章 如此家庭

一 商人养骄子	1
二 孤儿寡妇被人欺	9
三 走开些	20
四 搬往老家去	28

第二章 由经馆到洋学堂

一 经馆第一年	37
二 读洋书	45
三 应科考	54
四 家学一瞥	63
五 洋学堂里	71

第三章 从军路上

一 到长沙那天	86
二 懵懂一时	90
三 陆军学堂考过了	98
四 浔阳江头	103
五 进当铺	109
六 穿上军装	116

第四章 革命运动在新军

一 文学社萌芽了	127
二 开始活动的新兵	131
三 笔剑唇枪	140
四 捉杨度华洋会审	145
五 急图起事不成	153
六 志士被逐	158

第五章 亡命走钦州

一 在旅途中	169
二 州官衙门的排场	175
三 捉财神	183
四 周姨太与胖尼姑	191
五 四马分尸谁不怕呀	199

第六章 暴风雨前后

一 刘复基筹划起义	206
二 三烈士就义,工程营发难	220
三 黎元洪怎么当都督	230
四 从钦州奔回武昌了	240
五 袁世凯的阴谋诡计	248
六 革命党瓦解土崩	267
七 出东洋	277

第一章 如此家庭

一 商人养骄子

老远就可以看到高入云霄俨似屏障的连云、幕阜两大山，长约二百余里、滔滔不绝地流下汨罗江口的一道河。若干峻岭和平原，盛产出口外销的茶、麻、油、纸，商业很繁盛。稻谷和红薯，供应本县七十来万人口的食粮也还有余。这就是距湖南省会长沙约莫二百里的平江县。它管辖东、南、西、北四乡，县城分东、南、西、北四街。比较稍大一点的商店，全是油漆铺面，金字招牌。一天到晚，来来往往，满街尽是人。还有丁丁当当，一片敲银洋数铜钱的响声。从反太平天国时候起，这个地方，曾经产生过很多反革命的文武官僚、大地主。拥有田租几万担的十几家，几千担的几十家，几百担的无数家，土地相当集中。秀才、举人和出外当幕的很多。从咸丰、同治到光绪时期，这是一个地主、官僚与商业资本势力极雄厚的地方，也就是后来革命斗争最残酷最长久的地方。

光绪十三年，季交恕出生在这个县城里。他的爸爸季晚和，由店倌出身，跟着他的伯伯季昌志，现在百万富商兼大地主全义生总商号的老板凌尚琴手下，当上了一名总管事，在总经理季昌志主持下，掌管平江、汉口、长沙各分号的进出口生意，并从中搭有股份。在交恕还没出世以前，虽则分居各灶，没有田地，然而近几年来，合伙搭红茶生意赚了钱，共有资本十来万，兄弟情厚，不大分什么彼

此。

季昌志现在五十几岁，胖大个子，老虎脸，老鼠眼睛。因为他最会伪装，经常笑嘻嘻的，惯用小恩小惠拉拢人，所以大家替他安上一个绰号：“笑老虎”。季晚和四十几岁，瘦长个子，山羊脸，沉默寡言，病多，笑容少，大家替他安上一个绰号：“土皮蛇”。

“单靠做生意，是鱼口里的水，有时吃进，有时又吐出；买点田地，就稳当些哪，还可以向佃户加租，至少合得分半到二分多的利息。”有一天，季昌志向晚和说。两下商量一阵，拿起算盘，很精细地敲打一番，都认为对。晚和觉得昌志比自己想事周到些，不但连声道好，而且从此言听计从，更加信服他。

平江的流行话“有钱要有人”。昌志和晚和两兄弟，虽是没有读过很多书的旧式商人，却懂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法理论。现在，虽则“财运好”，无奈“子星艰”。这是他们经常谈论的一件大事：

“怎么办呢？从外姓带一个养子进来吗？不能上谱。从外房承继一个侄子进来吗？怕身后被别人分家产。”昌志同晚和一样的意见。

“你也讨个小吧！生了男孩，如果有两个承继一个给我，若是一个就双桃^①。”季昌志笑咪咪地对晚和说。

“对！不过，讨小是容易，就怕同你讨勤大嫂一样尽生女孩。”季晚和同意哥哥的意见。“西城善慧庵观音菩萨很灵，同到那里去许个愿，问个卦，好不好？”

“好呀。”季昌志欣然答应一声：“噯！听说北街刘再温顶会算八字看相，同去找他谈一谈。假如有子星旺的女子，你讨一个，我也想再讨一个，看她生不生男孩。”

过了一个时期。

^① 一个儿子承继两房，即每房半个，叫“双桃”。这是清朝法律规定的。

“晚老，西街童老板家里，有一个丫头叫童少英，十六岁，照我算，她的八字子星旺。如果你相信，我可以去试探一下童老板的口气要卖多少钱。”刘再温特地跑到东街全义生季晚和那里答复他，以童少英八字如何好这一套神话，滔滔不绝地劝晚和把她娶来。

其实，少英并不姓童而姓王，原是绸缎店老板童紫云的佃户王老三的女儿。王老三住在西门外，种了童家一辈子的田，也贫苦一辈子。挨到四十岁，才娶一个老婆，生下这个女儿。刚刚把她养到十二岁，正可以帮他在家里种菜、上街卖菜的时候，自己就死了。老婆也生病，连本加利，欠上童老板七十串钱的债，才将少英卖给童家做丫头。经过邻居从中求情，仅找得三十串钱，合成一百串整数的身价。从此改姓童。

现经刘再温说媒，童老板定要六百串钱的身价。因季晚和看见她虽还长得不错，微嫌她的脚大了些，才减做五百串钱。

季晚和的大老婆吴越华，住在离平江县城五十里的泼头。童少英跟着丈夫另住县城全义生附近的砚泉巷：上下两进，两个三大间，油漆地板，侧面是厢房，算是这东街一所最漂亮的小公馆；而且有长工，有婆妈。可是童少英偏没好逸恶劳的习惯，仍经常自己洗衣服，下厨房。而季晚和虽是店馆出身，因为近几年发了财，也学会了摆架子，骂人：“有福不享，真是自贱。”两口子常为这些事情驳嘴。

就在这年，童少英还只十八岁，季晚和已是四十五岁的人了，生下这个儿子季交恕。

原来季晚和三兄弟，大小六个老婆，都从来没有生过男孩。“你真有福气呀！替我们季家接了代。”季晚和的脾气一下就改变了，满面堆起笑容，勤勤恳恳地亲自替童少英煎药、端饭、抱婴儿，连声称赞她；望着这孩子不断地喊“宝贝”。童少英也同样喜笑颜开地说：“你的福气。”她同一般人的想法一样，以为生了儿子，就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份，不会再受气。

“晚和！恭喜你！有了‘接代’的啦！”季昌志于交恕出世的那天，很高兴地走进砚泉巷晚和公馆里道贺，接连第二句：“下次生了男孩应该承继给我啦！”

“这当然。”季晚和很痛快地答应他。

“哈哈！那好。”季昌志张开嘴巴笑一声。

“恭喜！贺喜！顶好的八字啦。八个字：丁亥，丁未，丁丑，壬寅，天干三元格，一定会做大官，并且三丁是独财归库，还会发大财。”季交恕出世的这两三天，许多算命先生，一伙又一伙走进砚泉巷送“流年”。

照普通惯例，一本流年的酬谢，多则五百，少则一百文，然而晚和这一次不像以前那样吝啬了，至少酬一串，而且比平常也谦逊和气，亲自招待他们，一面倒茶一面问：“会做什么官？有几品^①啦？”

可是，皇家的命官，谁也不敢乱许愿，算是胡瞎子胆大，唆一声：“这——恐怕有三四品。”

季晚和笑了：“哈哈！托你们的福。”封了四串钱的红赏封给他。

“好便宜的官，一串钱一品！”“哼，做三朝吃鱼翅席，等到六十岁做寿，只好吃虾子。”砚泉巷一带，虽有一些人羡慕，也有一些人在背后这样讥笑。

“老弟，我们都上了年纪，我快六十岁，你也快五十了，就只有这一个男孩，以后你多管些做生意的事情，我多管些家务吧？我们辛辛苦苦赚几个钱，还不都是为后代子孙；不管你的我的，还不都是后人的。”晚和也觉得季昌志这些话说得对。于是两兄弟犹如一鼻孔出气，更加你我分不清，视交恕就如掌上珍珠，比什么祖传家宝，还看得重些。

^① 品，即等级，清朝的官阶分九品。

“长高了呀！小乖乖！怎么不胖啦？还要吃好些，穿厚些哟！你们要当心！”季昌志抱着交恕开玩笑时，对晚和夫妇总是这样告诫着，因见这孩子是将顶两房的人种，虽长得玲珑俊秀，然而这样瘦，是否能长寿永年为季家承宗接代呢？这不但昌志，就是晚和自己，也常为此而担心；究竟少英是年轻妇人，不在乎。

平江县一家最大的中药店景云堂，开设在东街全义生斜对门。老板吴小峰，也是由经商起家的大财主。他的药店，主要做批发，同时也做咀片——零售，无论参、茸、鹿、桂、膏、丹、丸、散，以及其他各种各样贵重补药，无不应有尽有。袁云亭，就是这药店里的有名中医。

“云老！请你看一看！能不能吃鹿茸？”季晚和亲手牵着交恕到景云堂请袁云亭开药单。

袁云亭笑嘻嘻的：“不能，不能，鹿茸性燥，太补了，小孩受不了，只能多吃些带温补的燕窝等类的东西。”一面说一面拉着小孩的手，照例按一下，马上戴上一副铜框子大酒杯一样圆的老花眼镜，拿起笔来，开一张助脾糕的药单。

于是每天除吃助脾糕以外，冰糖蒸燕窝，成为交恕的经常副食品；至于鸡、鸭、鱼、肉、糖、饼等，更是吃个不停。而且他要什么，就给什么，两岁的小孩，居然夏季着纱服，冬季穿皮衣。

季交恕现已五六岁了，虽然一样瘦，却长得日益活泼。左右邻舍，都称道他是个好孩子。可是，愈大愈顽皮，小小的年纪，就跟着全义生那些年轻店倌和徒弟去妓女家里玩。学会了吃酒，吃水烟，打天九牌，赌双单，经常跑到邻家去偷看男女私生活，并且照样摹仿。所以邻家都讨厌他，咒骂他，不许他邀同他们的小孩一块儿玩。

“少大嫂，看你这位少爷。”住在砚泉巷口魏家祠堂旁边的桂大嫂，一手牵着她哭丧着脸的小女孩，走进砚泉巷晚和公馆里，向少英边喊边说：“把我的孩子咬出血来啦！你看？”她把手一扬，指着

那女孩的小嘴唇。

这时，桂大嫂的内心虽很生气，却因她的丈夫胡老贵所开的木行，是专替全义生制红茶箱子的，故敢怒而不敢言，只是半吞半吐，隐隐约约的将邻舍的闲话，述说一些。

“对不起，等他回来我打他，不要哭。”少英拿出一些糖果，和颜悦色地安慰小女孩。在叫“请坐”“吃茶”当中，她从桂大嫂口里听到这些邻舍如何讨厌交怨的情形时候，就惊讶一声：“呀！”面色立刻改变了。

正当天气炎热的同日中午，忽然一阵狂风，墨一般的密云，豆一般的雨点，使气温下降了。然而少英的火气，并没有随着气温而下降。将桂大嫂送出去后，站在门口，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来走去，等着儿子回来。恰好这时，野马似的交怨，从外面一蹦一跳地奔回砚泉巷来了。

“来！跪倒！”季交怨刚一跑进大门，童少英就一手抓住他，赏了一顿耳光之后，拿着一根大箴片，叫交怨跪在自己面前，边哭边骂道：“这样不争气，偏要到外面去学坏事情。”将他的衣服脱光，劈劈啪啪地痛打一顿，推出门外，怒吼道：“滚出去！不许回来。”砰！关闭了大门。

少英对儿子虽一向很严，交怨也一向怕她，无奈爸爸娇爱，有所恃而不恐。现在赤身露体，虽是小孩，也懂得有点害羞，躲在大门外淋不到雨水的八字门屋檐下，面向门墙，一直站到爸爸回家来吃晚饭的时候。

雨后天晴，暮色已笼罩了大地。季晚和手里拿着一把蒲扇，从容不迫地由全义生走回来。刚一转弯，瞥见公馆门墙下站着一个全身光溜溜的背脊和屁股上一条条红痕的小孩，问道：

“喂！你是谁家里的呀？”小孩不作声，仍然紧紧地面靠着墙。晚和猛然用双手拉转他来一看，吃惊道：

“喂哟——我的宝贝！为什么搞得这样？”

“妈妈打，她要我滚。”

晚和一听生气了，双手抱着他，走进大厅，气冲冲地往紫檀木靠椅上一坐，吼道：

“到底犯了什么王法，你打他？”不听完童少英的回答，就像响雷一样地震怒起来：“我这大年纪，才有小孩，五百串钱，讨得起‘小’，五千串、五万串，买不到亲生子，你晓得吗？”一面骂，一面抓着少英的头发，举起拳头乱捶一阵。

童少英本是有志气又有脾气的女人。从被嫁给晚和以来，早就为着做小老婆这件事心里极不舒服，加上晚和性躁口钝，没有什么话说，因而夫妇感情不大好。现在听得丈夫居然说出他从来没有说过她所忌讳的这个“小”字，不由得号啕痛哭起来。可是，虽很伤心哭，却不敢回手打，为的是怕犯法处刖刑。

交恕虽很顽皮，看见母亲挨打与啼哭，也感动了他的小心灵。突然往地下一跪，双手抱着少英，两眼望着晚和，大哭大叫：“爸爸！我听话，你不要打妈妈。”

从此以后少英总是愁眉不展。她想：孩子这样调皮，爸爸这样骄纵，太宽了，怕儿子学坏样；更严些，又怕引起夫妇不和。唯有送进学堂去，绊住他一双脚，免得到处乱跑。

“晚老！交恕这么大了，送去上学好吗？”正当大厅上摆满了鸡、鸭、鱼、肉、包子、粽子、雄黄酒，吃端午饭的时候，少英同晚和商量。晚和仅只点点头，等了一刹那，才答复两个字：“好吧。”

当时，孩子们读书，没有什么寒暑假规例，只是每逢阴历十二月和五月过年过节，各休息一个短时期。童少英乘着端午节后开学的那一天，将交恕送进离砚泉巷很近的毛家巷药王宫里边的一家蒙馆去上学了。

蒙馆的教书先生，姓童名考卿，是个年约五十来岁，经常离不开一支尺多长旱烟袋的寒酸气十足的瘦长个子。这蒙馆共有十来个学生，大半是十岁左右的，统统读“学而”、“先进”，也有少数读

“幼学”的。交恕刚刚六岁，算是最小的，读一本另外的书，名叫《三字经》，这乃是当时儿童启蒙首先必读之书。

这本《三字经》，从头到尾，虽是三个字一句，好像很简单，然而开头就是讲人性善恶的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后面就是讲历代帝王历史的什么“周武王，始诛纣……”，“对牛弹琴”，当然引不起小孩们的兴趣。不到几天，他就向爸爸季晚和哭诉，不肯去读书。

“我的宝贝乖乖！你去读啊！买鸡蛋糕给你吃，爸爸送你去。”季晚和很耐烦地拿鸡蛋糕劝诱他的小孩。从此，就经常亲自牵着孩子，带着蛋糕，送上药王宫。于是鸡蛋糕，《三字经》，边吃边读，读了就背，背了又读。起初还好，可是后来越读越别扭，因为害怕童先生发脾气，只要背错一句，他就会鼓起眼睛咒骂，或将手上那一支竹杆铜斗的长旱烟袋，随意往孩子们的小脑袋上乱敲。更怕他打屁股。

“来！拿凳来！脱裤！”这就是童先生对付小学生常用的惩罚令。假如一旦下了这样命令，那就不管谁，必须由小孩自己动手拿一张四条腿的板凳，拉开裤子，服服帖帖地爬在凳上，将小屁股露出来，让先生拿着一支两三尺长的竹板子，劈劈啪啪地打一阵。这个，土话叫“吃笋”，又叫“笋炒肉”。交恕年龄虽最小，而吃笋的时候却最多。说也奇怪，不过半年光景，他竟变成了性情孤僻的傻样子，经常不作声，有时无故下泪。仿佛读书是做苦工，药王宫是监牢。

有这么一天，“哎哟！痛。”季交恕双手抱着腹部摩。童先生以为他当真肚子痛，板起脸孔，手一挥：“好，你先散学回去！”从此，他就经常借故将书匣寄在小贩摊子上，躲到街头巷尾去玩。

晚和同少英，还时常称赞：“好先生！真会教书！你们看，我的孩子好规矩，好听话了，每天散学回家，坐在房子里，不是写字读书，就睡觉啦。”

但当他和她称赞童先生如何会教书，孩子如何守规矩之后不久，住在砚泉巷隔壁的一位老太婆，将她所听到交恕逃学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童少英。

腊鼓咚咚，将近过阴历年，快要放学的某一天中午，季交恕正背着一个书匣，蚱蜢似的从药王宫一直跳回砚泉巷的大厅门前。

“来——跪倒！”童少英手里拿着一支竹板子，怒吼一声。“你逃学呀！”一手拉着他的耳朵。“跪下。”一直跪到太阳西下，季晚和将要回来吃晚饭的时候，才许他站起来。这一回，少英有所顾忌，故只作了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样子，用竹板子在儿子身上轻轻地敲了几下，训斥一番，就完事。然而季交恕还觉得母亲太横蛮无情，不如爸爸疼爱他。

第二天，不知怎的他没有回来吃午饭，也没有回来吃晚饭。于是派人寻找，药王宫、全义生、左邻右舍和大街小巷，到处找不着。“被贩卖人口的骗走了呢，还是落在河里淹死了？”晚和同少英猜到这儿，不约而同地大哭起来。只有一个老办法：赶快到龙王庙去许愿抽签，因龙王是掌管五湖四海的水神；同时，一面派人到各街巷敲铜锣，一面贴招告条子寻找。就这样闹了一个整晚和整天，毕竟从离西城很近一个经常上街卖菜的人家找回来了。从此，童少英再也不敢打他；季晚和还为他聘来一位先生教“家学”。

二 孤儿寡妇被人欺

原来季交恕出世的那一年，季昌志也讨了一个小，名叫秀香，也住在离砚泉巷不远的地方。季交恕刚刚三岁时候，他的二弟季柏年出世了，又二年三弟季治平也出了世。

“恭喜你！这该承继一个给我啦！”当季柏年出生的那一天，季昌志更加满脸笑容地走进砚泉巷，要季晚和履行以前的诺言，接着说：“我们还是合伙到乡下去买一幢房子，买些庄田，给交恕他们兄

弟。”

当然季晚和心里也暗喜：有儿子给他，就可以承继他的财产，人财两旺，不好吗？毫不迟疑地答复他：“一定。一定给你，脱了乳，就交给你秀大嫂带。”

过后不久，距平江县城十五里地的濯水凌雍雄兄弟有一幢住宅，名叫凌家湾，将要出卖。昌志同晚和坐着布篷轿子去踩看，大小约共百多间，很漂亮。每人一半是够宽的。可是庄田太少，不过瘾。因为价钱贵，买主少，为着卡价贪便宜，经过中人谈来谈去，很久没有成交。料不到近从外面解甲归来的丘军门，看中了这幢房子，很快就说好了价钱，比季家的还价高得多，正在打毛契。于是昌志吓慌了，害怕凌家湾不会改姓季而改姓丘，只好要求凌尚琴出面替他们帮一手。

“你为什么卖凌家湾不先‘尽尽’过我呀？二十几岁的人，难道不晓得卖业是先要‘尽尽’亲疏内外的老规例吗？凌家湾还要姓凌，卖给我！”凌尚琴马上把凌雍雄两兄弟叫去训斥一顿。

凌尚琴原有同凌家湾一样大一样漂亮的住宅，可不要再买房子。只因他是这县里顶有钱有势的“土皇帝”、“老太爷”，儿子是江苏候补道台，破落了的堂侄子凌雍雄兄弟，不敢不服从他。丘军门不是在职的提督，也不敢和他抢购。

于是看屋，踩田，打计开，写契等等，像煞有介事似的，全由凌尚琴派自己的管庄和管账的一手包办。昌志和晚和，都没有露出头面来，契上写的也是卖与本房叔凌尚琴父子管业。此时，季家两兄弟，虽如愿以偿地买到凌家湾，可是出了比以前不愿出的高价，还不能马上改写姓季的契据。

现在季昌志的姨太太刘秀香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暑生。

“哈哈！晚和！哈哈！秀香真有福气！你有儿，我也有儿，有了‘亲嫡脉’该不绝代呀！哈哈！要是像勤秀，尽生一些赔钱货，那就气煞我啦。”季昌志于暑生出世后，走至砚泉巷，喜出望外地向晚

和表示很得意,把秀香夸一阵。

“恭喜你!”季晚和仍是貌似老实,幽默地说:“暑生命好,柏年没福气。”

此时童少英站在旁边,没听懂他们两兄弟的内心矛盾,天真地跟着喊一声:“恭喜你!多添一个儿子啦。”

季昌志本着他一贯的伪善面孔,苦笑一下,掉转话头,给晚和一颗定心丸,道:“你身体不健康,好好疗养;店里的事,我可多管些。我们兄弟,分什么彼此,儿、侄都一样。”

光阴似车轮一样快地转过去,晚和的病体,一天重过一天,正当甲午中日战争的那年夏季,季交恕刚刚七岁时,他去世了。季昌志也假惺惺地哭了一场,在砚泉巷主持丧事好几天。

“可怜!你年轻守寡,儿子小,住在县城内不合适,可同我家里一起搬到乡下凌家湾去住,同勤大嫂秀大嫂在一块,好关照些。”就在这年冬季,季昌志带着秀香走进砚泉巷劝慰少英道。“不要哭,保你们母子吃用不愁,明年延聘一个博学秀才来教交恕读书,有好的田地,同你们买些进来……。”

这时,童少英心里正像一团乱麻,很伤心夫死子幼无依靠,也想着自己年轻,怕将来又会受苦,听到昌志这一番话,觉得伯伯这样关怀她,真好。扯起白孝服的下角拭一阵眼泪,扁一下嘴答谢他:

“好,一切由你家长,交恕兄弟全靠你伯伯照顾!他们长大了,会报答你的。”随即反问两句:“何时搬?凌家湾不是已经卖给老太爷吗?”

“过年就搬。老太爷租给我的。”季昌志这样哄骗着少英。

凌家湾的正中和东西两边的青石大门框,都刻有很精致的贴了黄金的浮雕。由正大门进去是三层大正厅,东西两边,各有两层大横厅。童少英带着三个孩子,移住在最后那一层的东横厅。这是须要经过一条长巷向东走再拐一个弯的五大间,还有一排厢房,